



經籍典第二百九十一卷

孟子部雜錄一

法言君子篇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  
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俊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牛元駢白晬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  
論衡刺孟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  
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尙書曰黎民亦尙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  
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  
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  
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  
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

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者必以贍辭曰餽贍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餽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賁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賁取乎夫金餽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有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君子

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  
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  
之也知其意嫌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  
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  
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禍見彼之問  
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  
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  
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  
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韓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

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何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

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

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蟮食實者過半  
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  
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  
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己類感曰惡用是鵝  
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鰾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  
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  
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鵝  
鰾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鰾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

知其爲鵲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鵲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纊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晷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纖屨辟纊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晷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惟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築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齎食而行鵲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

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鵠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使或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東坡文集予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於顏淵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

閏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出於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慮焉觀之此其所慮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僞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也有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貢問政子曰足何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重輕何也曰禮信之於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答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得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也則將

各以其私意權之輕重豈復有定物由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間野人之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焉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瞍者蓋亦有之爲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其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在上不免於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訓民之不幸而自蹈於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

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耳夫迫於聖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閑闕固其扁鵲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則是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以可爲不可以不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問子產子

曰惠人也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子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

與濟人于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于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廓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有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紂盜跖至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囷下盤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之可使激湧上達激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于性而無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卽有而命之則凡

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二也人性爲善而善非人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于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苟相近則上智與下愚曷爲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積而爲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語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而飲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癸辛雜識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爲斷句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樂城先生遺言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

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示及青苗

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羣豐和之意不在于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

食則檢之野有餓孺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陳次公述常語毀

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於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於天下齊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爲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視孟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孟旣唱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霸乃孟之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功於名教非苟言焉

按常語李泰伯所作余隱之辨之朱子正之已載總論

傅野述常語孟軻誠學孔子者也

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漠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於其書今常語驟有異於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譏謔也然譏謔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

語亦尊之矣所謬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爲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沒千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言其非而扼于楊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學之子遂尊信之至于今茲其道乃高出于六經常語不作孰爲究明或曰子言則是矣如衆口何曰顧與聖人如何耳尙誰衆人之問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

劉中原父明舜篇桃應問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旣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非問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嚶嚶靡盬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爲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